



甘建华

昨夜风骤雨急,心里颇为诧异。晚上十点多钟,郎文曜先生突然发来一个讣告,说是其妻谢莉斯于今天(2023年1月13日)下午2:05病歿于北京,享寿75岁。我为衡阳失去了一位本籍文化名人而悲伤。

如今五六十岁上下的人,谁会不知道谢莉斯这个名字呢?即便在衡阳偏远的乡间,七八十岁老人都会自豪地说:“谢莉斯是我们衡阳人呢!”然后再来一句:“她的歌真是唱得好啊!”具体怎么个好法,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回答:“好听!好听!就是好听!”

回想1982年秋天,我刚从湖南跑到青海高原,入读湟水河畔的师范大学。有一天下午,忽然听到学校广播里播放台湾校园歌曲,待听完第一首《外婆的澎湖湾》之后,发现许多人都像我一样站在原地静静聆听。等到听完《乡间的小路》《校园的早晨》《踏着夕阳归去》几首歌,只见旁边一位中年女教师的脸上淌满了眼泪,我也从此记住了女高音歌唱家谢莉斯、男高音歌唱家王洁实。就这样,他俩的歌声俘虏了当时刚从劫难中苏醒过来的人们,进而重新获得轻松愉快、心情放飞的感觉。

当时的信息远没有现在这般公开及时,报道中都说谢莉斯是重庆人,有的说她是北京人。后来我晓得她是衡阳老乡,这是从父亲的口中听到的,不知他是怎么认识了谢莉斯的一个远房亲戚。其时父亲已经年近百岁,这个从朝鲜战场归来的转业军人,成了谢莉斯的超级歌迷。谢莉斯、王洁实的第一个专辑《何日才相会》,据说火爆得卖出了500万盒,价格高达6.9元。而当时内地大学生毕业后的月薪才57元,一般青年工人不过30多元。可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出品的这盒磁带,还是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要。远在青海最西部花土沟油田工作的父亲,居然从矿区贸易公司黄经理那儿借来磁带,买了一盒空白带,用两个录音机对录,才得到了他的心仪之物,以至于多年以后家人还在笑话他。

我有幸见过谢莉斯大姐两回。初次是2006年9月30日,其表弟谢宗廷是我好友,电话报告说大姐回来了,约我一起见面餐叙。

傍晚下班后,赶到回雁峰对面的旺鸣轩酒楼,只见谢莉斯和闺女郎乐正与几位亲友谈笑风生。她戴着一副红色塑胶边方框眼镜,上着两件横条彩色T恤,外面一件以绿黄色为主,里面一件以绛紫色为主,整个人显得青春而有活力,根本看不出已经年届花甲。听她说着一口地道的衡阳话,我感到十分惊奇,她说小时候在家里,父亲就是这样讲话的。包厢里有卡拉OK,她的亲友在唱《九九艳阳天》。应我之请,她唱了一首《踏浪》,我明白这是给予我的最高礼遇。

吃饭的时候,发现她的胃口特别好,尤其对那道青椒炒水鱼,边吃边赞不绝口,说:“湘菜现在名扬天下,北京城里就许多湘菜馆。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衡阳菜,味道鲜美,品相好看,辣劲十足,连炒菜的锅子都带着辣味,让我时时想起小时候父母亲做菜的味道,这是我永远改变不了的乡愁。”

二

再见她已是11年后,还是谢宗廷出面相邀,说是谢莉斯夫妇正在南岳方广景区度假。我赶到景区的山庄,第一次见到郎文曜先生。谢莉斯、王洁实出道后,许多人误以为他俩是夫妻,因为他们的歌唱得太棒了,舞台表演上佳,社会形象极好,符合中国人对美好爱情与日常生活的想象,所以即便明知他们不是夫妻,也愿意认可他们是文艺界的最佳拍档。我在见到郎先生之前,已知他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原导演、编剧,曾与央视合作拍摄过《人间正道》《紫金勋章》。郎先生笑容可掬,他说他是北京满族,比谢莉斯大两岁,在她1972年进入中国电影乐团时结婚,从此成为衡阳人的女婿。谢宗廷在一旁说,郎姐夫多才多艺,近年在好几档电视栏目做客,并在现场与表姐一起同台演唱。过后,他又悄悄地告诉我,谢莉斯50岁时得了脑梗,开始几乎不认识人,但郎姐夫不离不弃,细心体贴服侍,四处奔走求医,帮助她唤醒了记忆,让生活逐步恢复到正常。我慨叹道:“真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啊!人间值得,笑比哭好。”后一句用的是谢、王著名的男女声二重唱歌词。

那天是5月13日,天气晴好,惠风和畅,莲花峰下,满目葱绿,万竹摇曳,令人心旷神怡。斜坐在一个吊篮上摇晃的谢莉斯,精神状态非常好,根本看不出年已古稀,更看不出丝毫的病人迹象。听说我的奶奶也是他们谢家人,便与我论起辈分。原以为她比我大一辈,等认真细说起来,我俩却是平辈,自然更感亲切,话语越来越投机。她说父亲名叫谢若逸,字安



1955年,谢莉斯的爷爷谢华(左二)陪同毛主席接见著名湘剧演员彭俐侬。



王洁实、谢莉斯专辑。

君,大学毕业后直到退休,都在军工企业国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现西南车辆厂)当工程师。家有兄妹四人,她是长女,1947年11月17日生于重庆,但故乡衡阳的情愫却特别浓厚。她说:“我虽然人在北京,却时常思念家乡,近些年这种思念更加炽烈,所以经常回家来看看。我觉得我的成功,与家乡父老乡亲的关爱和亲情是分不开的。”

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中,我们聊起了谢氏家族。我多年从事湖湘文化尤其是衡阳地方文化研究,撰写了四五万字的《衡阳文化世家排行榜》,五六十家当中就有谢莉斯这个家族。听我说除了她是中国歌坛里程碑式的人物,通俗加民族的唱法影响了几代人,还有两个先人更是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他们仨的眼睛登时发光,郎导连说:“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三

我曾经仔细查找过《衡阳百家姓》及《学堂谢氏五修族谱》,得知衡阳谢姓大多是南宋民族英雄谢枋得之后人。明代人丁繁衍,学堂谢氏这一支始分为六摊,其中谢莉斯家族属于第六摊永裕房,世居衡阳南乡京山利家阜,现今属于衡南县谭子山镇杨湖村,离衡阳市区不到30公里。谢世辉是谢莉斯上数第五代先祖,曾得从九品官衔,其子谢国用例授文林郎,其孙五人应字辈以老满应赐谢晋名气最著。

谢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之一。“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利用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央预决算委员会主席、中央购料委员会主席的职权,给刘伯承部提供20万现大洋作为起义经费。谢晋交游满天下,名字与中国近现代史许多名流连在一起,包括袁世凯、孙中山、黄兴、谭延闿、李大钊、林伯渠、廖仲恺、宋庆龄、董必武、恽代英、毛远耀等人。1950年6月,他特邀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贺龙亲自到北京站迎接,在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陪同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和宴请,主席夸赞其为“湖南的一面旗帜”。嗣后,安排出任民革湖南省委主委,履职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当选湖南省政协一、二届副主席。谢晋博学能诗,陈独秀揄扬其为“革命时代的人民诗人”。早年参加柳亚子、陈巢南、高天梅组织的南社。后与醴陵傅熊湘(钝安)、岳阳李澄宇(洞庭)、平江姚大愿、姚大慈并称“湘五子”,人称“诗人中的大拇指”。

谢莉斯听后情绪高涨,双手比划着说:“还有谢华爷爷也非常了不起。他在延安时随周恩来一起到重庆谈判,我父亲与他们见过面,表示要到延安参加革命。当时,谢华爷爷工作忙不过来,所以没有带他去,我父亲为这件事情一直感到很遗憾。”

我说:“您的太公谢应龙是谢晋的三哥。谢华是谢晋大哥谢应桂的第二个儿子,管谢晋叫叔叔,早年参加过北伐战争和百色起义。1936年,他担任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兼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主任,促成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高度表扬。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连任湖南省政协一至四届副主席。他还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湖南地方史研究开拓者,湖南省志编纂奠基人,为湘西土家族从苗族分出单列民族的确认,做过大量有益的实地考察工作。”

山谷中非常安静,连先前高鸣的蝉声也似乎停顿了。看着面前几张激动的面庞,我又补充道:“除了谢晋、谢华和大姐您三位,谢氏家族还有几位杰出人物,像谢华大哥谢伯逊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谢晋长子谢宣渠为国民革命军少将,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参事。谢宣渠第三子谢自楚是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在冰川科学领域取得过突出成果,被誉为‘冰川之子’。”

谢莉斯微微一笑,缓缓地说道:“难得你对我们家族研究得这么深透。与谢晋、谢华、谢宣渠几位先辈和自楚叔比较起来,我真的不算什么。1972年,我第一次回到衡阳老家,祭拜我的祖先们。我为我们谢家有这么多的人才而骄傲,当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也要为我们谢家争光。衡阳是我的家乡,是家乡的秀丽山水养育了我们谢家。我对谭子山、利家阜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甚至对老家门前水塘里的鱼也很留恋。每次回到老家,我都能感觉到不同的变化,不光是衡阳城区变得越来越漂亮,曾经通往老家的乡间小路,现在行车也畅通无阻了。”

时近中午,山庄主人奉上地道的土菜与柴火饭,我们陪着谢莉斯大姐在南岳山中,品尝了一顿纯正飘香的衡阳乡间味道。

大道向前 我们这十年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又见橘子红

刘奇叶

时值仲冬,寒意渐浓。一个双休日的上午,文友小薇喊上我,驱车出了长沙,直上益阳高速奔赴她老家。益阳,是当代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故乡,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精神风貌和新中国农村深刻变革的社会面貌。

一小时许,车子下了高速,穿过益阳城区后,随即进入了一段乡村水泥道路。“以前,我是乡里人,渴望能进城生活。现在,我蜗居省城,成了一名永久的市民,却又格外地向往起乡村生活来了。你看我就这么一点出息。”小薇说完,“扑哧”一声笑了,她娟秀脸上的笑靥,让我想起了那秋天里羞赧的橘子红。

“我不是跟你一样吗?”我也笑了。

车子很快进入一片片村庄。秋收早已结束,四面的田野,草木内敛,万物沉淀。马路两边或不远处,一幢幢小洋楼拔地而起,跃入眼帘后又一闪而过,可谓乡村振兴美如画。突然,一小片,紧接着又是一小片的橘子树,不时地从车窗边上溜过。

“好像那些树上还是那金灿灿、红艳艳的?”离开乡村生活二十多年了,已经很少在金秋时节看到一年好景橘黄时。此刻,我感到格外好奇与惊讶,朔风凛冽的冬季,按照以往时令规律,橘子该是早已采摘殆尽了。

冬天气温低,怎么还会挂着橘子呢?小薇却说:“我家橘子树上也有呢,很快就要到家了。”车子加速前行,几分钟光景,车子进入一片橘子园后停了下来。

橘子园毗邻小薇家的一座老房子。我们刚下车,小薇的妈妈出屋笑盈盈跟我们打招呼。小薇则顺手一指:“噢,橘子在那片树上,多着呢!”

久违了,记忆中那令人垂涎欲滴的橘子红!

没错!橘子树上,全是一团又一团沉甸甸的橘子红。莫非这些橘子不好吃?我一口爬上一棵大橘子树,采摘了好几个大橘子下来。迅速地剥开橘子皮,我张口就吞下了小半个橘子。尽管有点酸,但也是一种甜滋滋的酸,更多的是爽口的果肉鲜香。尤其是那香甜汁多的味道哟,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孩提时吃橘子的幸福情景。

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后期,也就四五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别人吃橘子。那股酸甜的味儿,羡慕得我夜里做梦都在嘴馋。那时候我家里很穷,加上人口又多,有时候吃饭都成了问题,父母似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辛勤劳作,养活着一家老小。有一天,父亲从外面回来,带回了几个黄中带青的橘子,骄傲地高呼:“过来吃橘子,每人一个!”我从屋里一蹦而出,接过橘子剥开就吃。甜中带酸,心里头溢出幸福。

狼吞虎咽吃完了橘子,我舔了舔手中沾留的橘子汁。父亲怜爱地摸了摸我的头,问道:“橘子好吃吗?”

“好吃!”我使劲地点着头。

“那我们家今年冬天也栽几棵吧!”不久父亲从外面买回了十几颗橘子树苗,栽在屋后空地上。此后,我们一家几个小家伙无不勤快地帮着浇水施肥,才过了三年,橘子树就开始结果了。刚开始一年,我实在嘴馋,还没等到橘子熟时就忍不住偷摘了两个,被母亲碰见了,自然少不了挨骂。为防别人也摘吃,我家还特地给橘子树加了一道围墙保护起来,使之变成了一片小小的橘子园。此后每逢金秋时节,那长势茂盛的十几棵橘子树上,结满红灿灿的橘子。这小小橘子园,成了我家成果与丰收的寄托,更是承载我满满幸福的乐园……

“这橘子味道,你觉得怎样?”小薇问,一下子把我从回忆中拉回。

“很不错,又香又甜!”我又掰开一个橘子吃了一瓣。

“我妈已去给你找了一个竹筐,你想吃多少,尽管摘,只要你搬得动。”

“为何这么香甜可口的橘子,到冬季了还没有摘完吃掉?”饭后歇息,我问。

小薇妈妈笑了:“时代变了,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栽有橘子树。柚子树、蜜桃树、葡萄树、李树、鸭梨树、蜜枣树等等果树也全都有了,好吃的果子都吃不赢,你说这满地随处可见的橘子,还能指望人们像过去一样吃香吗?”

我也舒心地笑了。是的,如今城市抑或农村,我们都早已告别了贫穷的过去,不管是周立波笔下的山乡益阳,还是全国广袤的新农村大地,都已经乘上小康社会的快速列车,迈上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她留下了歌声和乡情

回忆著名湘籍歌唱家谢莉斯



谢莉斯。